



投稿信箱:xzftwxds@163.com
◆ 扫码关注“徐州放鹤亭”微信公众号

放鹤亭 | 文学

徐州日报 08

2025年12月11日 星期四
责编:张琦 美编:左中 校对:吴庆德

■作者简介

林慧娴，笔名水月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澳门笔会理事，澳门文化界联合会会员。从投稿报刊启程，专栏写作二十五载有余，喜欢散文写作的真，但更享受小说写作在虚与实之间的自由闯荡。出版散文集《忘情书》《挥手之后还会再见吗》《此情可待》，中篇小说《回首》，合集《美丽街》《记取归来时候》《小城大梦——写给孩子的澳门故事》等。

澳门作家看徐州

徐州的落日是那么的让人着迷！

来到徐州之前，我就在中央电视台的考古节目中认识了这里。徐州地处江苏西北，南临安徽，东接连云港，历史底蕴深厚。启程前，朋友春年跟我说，他虽然在苏州念大学，却从未去过徐州，这次又因工作繁忙抽不开身，未能参加这次的采风团活动，多少有些遗憾。抵达徐州后，我愈发认同他确实是错过了徐州的美好。这里山清水秀，秋色醉人，银杏烂漫、池杉挺拔，好一派层林尽染的斑斓风光。古今风韵在这里交融得张弛有度、格外和谐。如果说彭城七里这场精妙的文旅实践，将项羽故都彭城的文化内涵与人间烟火，呈献给21世纪热爱潮流的人们，那么，汉文化景区的狮子山楚王陵，便是人们走进历史深处，遥想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后，宗室诸侯叛乱风云的驻足点。

汉高祖刘邦虽早有“非刘氏而王者，天下共击之”的末雨绸缪，却终究没料到会遭遇“自家人打自家人”的局面。汉景帝初年启动削藩政策，引发七位刘姓宗室诸侯王兴兵造反，史称“吴楚之乱”或“七国之乱”。据考古学家推断，狮子山楚王墓的主要极有可能是响应吴王刘濞起兵，后又因兵败而自杀的第三代楚王刘戊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让这段历史广为流传，妇孺皆知。

徐州是两汉四百年基业的发祥地，出土的汉代文物珍品尤多，我怀着一睹宝物的热忱，踏上这片刘邦成就大业高唱《大风歌》的土地。虽只是匆匆而过，却已大饱眼福。汉兵马俑、彩绘陶俑、汉画像石……当近距离观赏国宝中的国宝——金缕、银缕、铜缕三件玉衣之时，一句“不枉此行”，已不足以形容我内心的震撼与欣喜。

冷兵器时代，战马是战场上决胜的关键。细看汉兵马俑中的马匹，面相憨厚可爱

古今一片夕阳红

◎ 水月

而威武不足，难怪汉武帝为求西域的汗血宝马，两度派遣李广利出征大宛国。楚王墓车马坑中的马与人的身量悬殊，马大小人，与中国古画中“尊大卑小”的艺术手法相似，可以想见当时的马在王侯心中的尊崇地位。

作为取代人殉的陪葬品，彩绘陶俑人物众多，且形态各异。其中一尊舞俑提起上臂成弯曲状，长袖轻拂，肢体动作奇特而又玲珑飘逸。我模仿陶俑的姿态，却不得要领，惹得同行的志鹏见状，也忍不住“共舞”，引得众人笑作一团。

另一组特别感兴趣的陶俑是两个站立的侍女，她们仪容整洁，双手下垂，微微提起下臂置于胸前，左右手掌分别穿进对方宽大的衣袖里；一个躬身低头垂眼，一个站直身子脸朝前方，眉头深锁脸带哭相，那般恭敬的站姿、十二分苦水无处吐的表情，不知道是在聆听谁的耳提面命。想来，在那

个阶级分明的年代，身为奴仆的她们半点行差踏错都可能招致责罚。凝视着这两尊陶俑，仿佛在直面千年的愁哀，我的心也随之隐隐震颤。

做过二十七天西汉皇帝的原昌邑王刘贺，被废后贬为海昏侯。前些年，南昌发现了他的墓葬，出土文物中有一个贴金“漆奁”，是个梳妆盒，装有铜镜、脂粉等物，由此可以窥见西汉男子爱美不假。徐州出土的洗浴器具也是王侯等级的，其中有搓澡用的陶搓石叫作“陶甃”。走进楚王墓的浴室，不禁遐想，当年的人们用它搓澡，那效果岂是如今的磨砂沐浴液能比得上的！说到爱美，百官陶俑中的人物面相干净，鲜有长胡须者，就连山羊须、唇上两撇小胡子的形象也不多见。联想到许多历史人物画作中，皆以长胡须为美，视之为德高望重的象征。两相对照，不禁猜想，汉朝人或许没有那么多条框框，性情更为自由奔放。

王侯将相皆是权威人物，生活精致讲究，他们的陪葬物品，或许未能完全反映百姓的日常。然而，转念一想，这些文物皆出自古代工匠之手，足见他们的审美眼光毫不逊色于今日。沉浸在这风古韵之中，不觉日照西移。登上云龙山的观景台，拥抱落日美景，游人们凭栏远眺，都想将眼前的绮丽风光深深镌刻在心中。

我原以为，云龙山上迎接我们的日落已是极致之美，未承想，临行前一日，在丰县大沙河湿地公园，徐州的落日再度与我们相会——难道它是特意来为我们送别的吗？我们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分不清是落日不舍我们，还是我们不舍落日。想起汉文化景区刘邦像的高大雄伟，戏马台上项羽像的意气风发，当真应了那句“多少英雄谈笑尽，树头一片夕阳浮”。

登上公园的观光车，已是夕阳西下，明月东出。日落黄昏满月当头，是难得一遇的景象。我难掩兴奋之情，欢呼着：“快看快看，好大的月亮啊！”回头看去，落日余晖未尽，那一片绚烂的夕阳红，既为迎接，也为送别，皆满含着对远方客人的诚挚祝福。

石阶如龙骨盘绕
汉画像石与唐宋的题刻 在风中对话
登山人点数九节脊骨
于碑廊裂隙间打捞断代的烟霞
时间坍缩成北魏的佛影 在岩壁侧身
而荒径被松涛重写
唯采药人懂得
如何以脚步封印群山的喧哗

放鹤亭空椅接住一片流云
倏忽化作张山人的酒杯
观景台铁栏处
夕光如铜汁灌入彭城的血脉
若在饮鹤泉畔静坐
会听见摩崖的经文在风中诵唱

◎ 谢勇
陡坡梨花暴烈如雪
覆盖苏子醉卧的石床
新生毛笋刺破黄土
将黄茅冈三字钉入地脉

登顶时 城市灯火如散落的棋局
铁道似银线缝补春秋
这缄默并非虚无
——是九节山脉在酝酿惊雷

夜载乡愁逐旧途，
闾门遭迹覆青芜。
桥横碧水烟笼柳，
巷绕幽庭露润蒲。
乔年射策登金榜，
裔孙开基拓远隅。
犹有儿孙归故里，
一襟清绪忆先祖。

注：乡俗以“回苏州”喻归眠入梦，
盖因先祖自苏州迁苏北，故以梦回苏州
寄怀故土之思。

云龙山

◎ 谢勇

梦回苏州

◎ 非遥

烟雨轻舞溧阳行

◎ 陈建成

书班里。因彼此已相对熟悉，课间说笑时得知她尚未家，我便打趣道：“等有机会给你介绍一个。”她听后，只是莞尔一笑。凭着从文者的敏感，我知晓她对此必有自己考量，便作罢。但从此对她的形单影只多了几分牵挂。

闲暇时，我常会拿起她的那本《洗玉镯》。王建先生在序文中评价此书“以足够的耐心去观察这个世界，以足够的智慧去选择描述的角度，以足够的细腻去表达自己的发现”，是一本“从生活里‘长’出来的书”。诗人伉俪了村童亦在序中写道：“她的文字清晰雅致，正如她爽朗透明的个性。”欣然品读间，不仅被她清丽的文笔所吸引，更会为她的纯真所打动，并从中读出她对生活、人生与爱情的深刻思考。这部集子，简直就是她的个人小传。我曾殷殷期待，李凌能写出更多如王建先生所言“一眼能认出你”的独特文字。

这些年，关于李凌为徐州文学事业的付出，我时有耳闻。她怀揣着文学的梦想与热忱，从参与铜山作协重建，到任职徐州作协，其间组织文学采风、策划文学活动、与人合办城市书房，还经营着文友集聚的“中国作家·雨花”读者俱乐部、“还是茶香”文学驿站，并忙碌于各类文学会议、座谈。

这份执着与辛劳，圈里圈外有几人能做到？有时，也会听到有人感叹，惋惜她的文学才情，说她若能在文学创作上再多花点时间、多下些功夫，取得的文学成果定会像她个人一样光彩照人。我深有同感，也曾想寻机会劝劝她：一位作家，一位真正的文学朝圣者，终究是要以作品说话的。可这些年来，即便我们互留了QQ、微信、手机等多种联系方式，却很少联系。只是偶尔在她的社交平台上，看到她分享的文学创作新成果、采风所得，便点个赞；或是逢年过节时，送上一

句祝福。后来得知她任职于徐州作协，有次我向她咨询徐州某项文学活动的相关情况，她依旧热情耐心，尽己所知，所能予以解答。说完，还不忘亲切真诚地发出邀请：“有机会长到徐州来。”那一刻，到了嘴边的话，便又咽了回去。

放下手机，我突然明白，她对文学那份常人难及的赤诚、对徐州文学事业发展的全力以赴、对文学圈内外新朋友的无微不至，何尝不是一个作家对文学创作内涵的拓展与深化？

在她心中，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如那些默默为作家嫁女的文学编辑与志愿者一般，让更多作家与文学爱好者激发创作灵感、写出更多佳作，或许比自己写出一部得意之作更具成就感。尤其当得知她手术后仍带病筹措文学活动时，我对她的这份文学情怀更添认同与崇敬。

然时光荏苒，天妒英才。李凌，多好的文学同道！去年得知她患病的消息后，我曾打电话问候，她语气轻松地说“好多了”。我相信为真，还盘算着等她康复后便去探望。怎料，她竟在这个秋风正劲的季节不辞而别，让我的这份打算成了一生憾事。

如今，再从书架上取出她生前留给我的唯一纪念——《洗玉镯》，重读其中的《一个人的春节》《婚姻解码》《雪葬爱情花》《对影成三人》，以及那篇《洗玉镯》、讲述她生日当天在路边吃一碗长寿面的《重生的日子》等诸多篇什。在书页间，从她相较于周边同龄人更为精彩的人生轨迹中，我却深深感受到了她内心的独特与无奈，不知不觉间，眼角早已挂满泪珠。

李凌，多好的小妹妹！请原谅我未能前往为你送行，只能在距你百里之外的秋风中，向你挥手作别。愿这篇小文，能凭风捎去我对你万分痛惜的深切祭奠。

金秋十月，桂花飘香。10月17日，我约上三五好友，奔赴溧阳的一场星光之约。当列车稳稳停靠在溧阳站，我的老首长陈卫星早已在出站口等候。久别重逢，久违的温暖与亲切瞬间涌上心头，握手、拥抱间，战友情深无需多言。

18日清晨，烟雨蒙蒙，为溧阳披上一层朦胧轻纱。南山竹海景区里，竹林面积约3.5万亩，植被覆盖率超98%，“万亩竹海”的美誉名不虚传。景区内峰峦连绵起伏、高耸秀拔，竹海依山而生、抱山而长，姿态万千；山水相映间，风光旖旎动人。我们拾阶而上，不时驻足远眺群山。细雨笼罩下，远处的山峰晕染成一片淡绿，与近处的青山相映成趣，宛如一幅淡雅的山水画卷。风穿竹林而过，在耳畔回响，云在天际疾驰，清新的空气沁人心脾。

下午，我们前往平桥石坝与“溧阳1号公路”。平桥石坝坐落于天目湖镇平桥村东南约1.5公里处的两山之间，是中国最大的非钢筋混凝土水库大坝。站在坝顶远眺，上游是碧波荡漾的水库，下游是风光无限的田园。我们到访时雨势不大，瀑布规模较小，但不难想象，雨季来临，水流从泄洪孔奔涌而出，形成壮观瀑布，彩虹在水雾中若隐若现；旱季时，石坝上的斑驳痕迹又镌刻着岁月的沧桑。

溧阳1号公路又称“彩虹公路”，全长365公里，是全国闻名的最美乡村路，更有“江南最美自驾路线”的美誉。红黄蓝三色标线如彩带般，串联起天目湖、南山竹海、曹山未来城等文旅地标。我们到时，雨中的溧阳1号公路更添韵味，宛如被雨水晕染的水墨画，缓缓在眼前铺展。车行其间，恍若置身流动的画卷，路边花海或橘黄或绯红，与远山相映成趣，构成绝美的自然图景，真正是“人在景中走，如在画中游”。

19日清晨，细雨仍未停歇，如轻纱般温柔包裹着溧阳小城。我们在细雨中来到天目湖山水园。此时的天目湖，更显空灵静谧。雨丝细密，湖面泛起层层涟漪，美得令人心醉。我们坐在船头，任凭雨水轻拂面庞，默默感受这份来自自然的馈赠。下船后，我们游览了茶岛、龙兴岛、半月潭与彩蝶谷。彩蝶谷作为景区的璀璨明珠，以独特的植被景观与丰富的蝴蝶种类备受瞩目，但更让我触动的，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而飞的爱情故事——“生离死别终无悔，化蝶双飞舞碧天”“梁祝借蝶飞飞，后人从古叹到今”，这份深情跨越岁月，依旧动人。

登上天目揽胜观景台极目远眺，天目湖宛如一块巨大的蓝绿色宝石镶嵌在大地之上，湖水泛着粼粼波光，似无数细碎钻石在欢快跳跃。微风拂过，湖面泛起层层涟漪，轻柔的波动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。远处山峦连绵起伏，与湖水相映成趣，勾勒出一幅如梦如幻的山水画卷……

两天的溧阳之行，在恋恋不舍中画上句号。“云龙山下试春衣，放鹤亭前送落晖”“云龙湖畔看烟柳，小南湖里泛轻舟”……我期盼着与老战友同游徐州。

浮世杂拾

◎ 刘学安

秋风中的挥手

惊闻李凌病逝，心中不由一愣，继而奔涌的思绪便在这深秋零乱的风中肆意飘飞起来。

与李凌最初相识于多年前的一个夏日。依稀记得，那次是去沛县县城办事。由于对文学的热爱，身居乡下的我，每逢进城，总要绕道县文化馆，去丁可老师家中坐坐。每次虽只是片刻停留，或是见丁可老师忙碌，打个招呼便道别，归来后也能高兴好些天。

那次去丁可老师家是顺道，事先也未电话联系。只是在县文化馆门前稍作驻足，便径直进了门。未承想，丁可老师恰好在，他的身旁还坐着一位客人。经丁可老师介绍，才知道眼前这位面带笑意的姑娘，正是常于报刊上发表散文的李凌。

我们有着共同的爱好，自然相谈甚欢。那份兴奋，堪比久别重逢的自家姊妹。那天，我们既分享了各自的创作心得，也无所顾忌地畅想着文学的未来。后来才知晓，李凌那天是专程从徐州赶到沛县，初次拜访丁可老师的。我们的相识，恰似她如今的离去，虽看似宿命中的一次偶然，细思之下，亦是文学人生中的一种必然；未曾谋面时，早已因文字相知；已然相逢，更觉得谊可贵。

此后，在徐州的各类文学活动中，我与她见面的机会渐渐多了起来。其中记忆最为深刻的有三次。一次是我与丁可老师同往《都市晨报》编辑部领取文学奖品时偶遇。她热情地为我们带路、领奖结束后，她又真诚地挽留我们用餐。第二次是在徐州作协举办的首届“舞动汉风——徐州作家精品选”丛书首发式上。丛书中有关她的散文集《洗玉镯》与我的小说集《你说我是谁》。记得那日，她与我互赠书作，言谈间，彼此都对文学满怀了更多的激情与向往。第三次则是在徐州作协开办的作家读